

英国著名侦探推理小说

广告公司里的魔影



群众出版社

广告公司里的魔影

〔英〕多萝西·L·塞耶斯 著

梦 白 译

周 强 校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八九年·北京

广告公司里的魔影

〔英〕多萝西·L·塞耶斯著 梦白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兴和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75印张 289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7-5014-0360-0/I·113 定价: 3.70 元
印数: 00001—8980册

译 者 的 话

本书作者是著名的英国侦探推理小说家多萝西·L·塞耶斯女士(1893—1957)。她自1923年发表第一部作品《谁的尸体》之后,15年中每年发表一、二部长篇推理小说。在她的笔下,塑造了侦探彼得·韦姆西勋爵的形象,把渊博的学识、富有文化修养的谈吐与侦探故事的扑朔迷离融为一体。在与她同期的数以千计的侦探推理小说家中,她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等几位作家名列前茅。而在一些权威性文学评论著作中,更称她的作品的文字是所有侦探小说中最为精彩的。她的作品不以暴力和色情的渲染哗众取宠,而是以情节的跌宕起伏、构思的巧妙引人入胜。几十年来,她的作品多次再版,本书依据的版本即为美国1967年为纪念塞耶斯女士逝世十周年而出版的侦探小说选集丛书。我愿向我国广大读者介绍这位女作家的作品,推荐一位福尔摩斯、波洛之外的大侦探形象。我希望并相信广大读者喜爱这位正直、文雅、机智、风趣而又富有同情心的侦探家彼得·韦姆西勋爵。

本书描述的是:伦敦一家广告公司发生了一起手法离奇的谋杀案,侦探彼得·韦姆西勋爵化名迪斯·布雷顿前去破案。他发现这桩谋杀案与活动猖獗、久未破获的伦敦贩毒集团有关。侦查过程中,知情人相继暴毙,线索时断时续。彼得经过严密的查访和推理,终于查明了案情真相,破获了贩毒集团,凶手得到了应有的下场。本书曾被英国《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大百科全书》评为塞耶斯侦探小说中最佳之作。

译者水平有限,文中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目 录

第一章	迪斯来到皮姆公司.....	(1)
第二章	两个打字员的唐突举动.....	(21)
第三章	追根究底的广告新手.....	(32)
第四章	小丑的非凡技艺.....	(47)
第五章	布雷顿先生的真面目.....	(74)
第六章	揩掉了指纹的弹弓.....	(92)
第七章	探长历险.....	(109)
第八章	广告公司的风波.....	(125)
第九章	冷冰冰的面具.....	(151)
第十章	办公室风波的激化.....	(166)
第十一章	对公爵府招待会的无礼侵犯.....	(190)
第十二章	一个无名记者的意外收获.....	(208)
第十三章	部门经理陷入窘境.....	(226)
第十四章	两个害群之马的图谋.....	(244)
第十五章	穿礼服的男子暴毙.....	(255)
第十六章	邮政部门的古怪行为.....	(279)
第十七章	勋爵外甥眼泪的启迪.....	(293)
第十八章	板球赛出人意料的结局.....	(315)
第十九章	与“名人”酷肖的人.....	(334)
第二十章	拙劣的凶手应得的下场.....	(349)
第二十一章	迪斯告别皮姆公司.....	(362)

第一章

迪斯来到皮姆公司

“还有一件事，”罗西特小姐起身要走时，汉金先生把她叫住说道，“今天要来一个广告撰稿员。”

“噢，汉金先生，是吗？”

“他叫布雷顿。我不大了解他，是皮姆先生自己雇用的。你可要照顾好他。”

“好的，汉金先生。”

“让他用迪安的办公室。”

“是，汉金先生。”

“我看还是让英格尔比先生来告诉他怎么干。英格尔比先生如果有空的话，让他到我这儿来一下。”

“好的，汉金先生。”

“就这样吧。嗯——对了，让斯梅里先生把乳制品公司的剪贴本给我拿来。”

“是，汉金先生。”

罗西特合上笔记本，夹在腋下，随手轻轻地带上镶着玻璃的

门，迈着轻快的步子沿楼道走去。她来到另一扇门前，透过玻璃，看见英格尔比先生坐在一把转椅里，双脚翘在冷风机上，正在同一个身穿绿衫、坐在写字台上方的年青女子聊得起劲儿。

“对不起，”罗西特小姐不客气地打断了他们的交谈，“英格尔比先生，汉金先生问你能不能到他那儿去一趟。”

“如果是要‘顽皮姑娘’牌奶糖的稿子，”英格尔比先生搪塞道，“还没打完呢。你干脆把这两份也拿去打字，那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不是要‘顽皮姑娘’的广告文本，而是新来了一位广告撰稿员。”

“怎么？已经来了？”那个年青女子惊叫道。“那把椅子还没凉呢！真是的，他们上星期五刚为小迪安举行了葬礼。”

“干劲十足的新派职员，”英格尔比先生说，“在一家绅士派头的老商号里会感到十分苦恼。准是让我来掂掂这家伙的斤两。唉，干嘛总是派我去哄娃娃？”

“得了，少废话，”年青女子说，“不过是让你去告诫他别用头头们的盥洗室罢了。还有，别从那架铁楼梯摔下去。”

“你真是最无情的女人，米特亚小姐。好啦，只要他们别把那家伙塞到我这间——”

“那当然，英格尔比先生。他用迪安先生的房间。”

“喔！他长的什么样子？”

“汉金先生说他也不清楚，是皮姆先生雇用的。”

“呵哈，天哪，老板的朋友！”英格尔比先生叹着气说。

“这么说我见过他。”米特亚小姐说。“亚麻色头发，是个看上去目空一切的家伙。昨天我正好碰见他 from 皮姆的办公室出

来，戴一副角质框眼镜，象个拉尔夫·林恩^①扮演的伯蒂耶·伍斯特。”

“老天爷，你可真不长眼睛。好啦，看来我只好去一趟啦。”

英格尔比不情愿地从冷风机上缩回双脚，慢慢从转椅里抬起身，磨磨蹭蹭地出去了。

“嗨，好啦，这回又该小小地热闹一番啦。”米特亚小姐说。

“噢，你不觉得咱们最近的热闹太多了点吗？这倒提醒了我，你能把买花圈的份子钱交给我吗？你说过让我问你要的。”

“对，那当然。要多少？一先令？喏，给你半个克朗^②，多余的算我买马票钱。”

“非常感谢，米特亚小姐。我真希望你这次能押准胜马。”

“我看也该赢一回。在这个倒霉的公司呆了五年，从来也没中过奖。你的手气肯定比我好。”

“真是的，咱们总中不了，米特亚小姐，也许咱们不应该给所有印出名字的马下注。这一次你能不能来为我们拈阄押马？帕顿小姐刚刚打出马的名字。”

“我去。”米特亚小姐收拢修长的腿，跟罗西特一起到了打字室。

这是一间用板壁隔成的狭小的屋子，此刻几乎要挤炸了。一个戴眼镜的丰满的姑娘叼着香烟，为了不让烟熏着眼睛，头朝后仰着，眉毛紧皱。她咔嗒咔嗒地在打字机上打出德加比赛^③中赛

① 拉尔夫·林恩(1882-1964)是英国最著名的喜剧演员之一，在1930年上映的滑稽剧影片《贫民窟一角》(Rookery Nook)中扮演剧中人伯蒂耶·伍斯特，形象为戴一单片眼镜，双手柔弱无力的小人物。——译者注

② 半克朗系一种面值合两个半先令(一克朗为五先令)的硬币。——译者注

③ 位于英格兰中部，德比郡的首府，每年在此举行赛马会。——译者注

马的名字，她的密友在一旁帮她念《晨星报》专栏里列的名单。一个衣着随便、无精打彩的小伙子从一张打了字的单子上裁下认购马票获胜者的名字，然后把纸条塞进一个打出小孔的盒子。一个身体单薄但精神头十足的小伙子坐在倒扣的废纸篓上，翻弄着罗西特小姐公文夹里的稿纸，和他对面坐着的又黑又胖、戴着眼镜的小伙子闲聊，讥评着那些广告文本。可对方正专心在读沃德豪斯的一本小说，不时从一个大罐头里捞出块饼干扔进口中。堵在门口的似乎是其他部门的一个姑娘和小伙子，他们倚在门框上抽着廉价香烟，争论着草地网球赛。

“喂，天使们！”罗西特小姐欢快地宣告道，“米特亚小姐今天来为我们拈阄。再有，新来了个广告撰稿员。”

黑胖小伙子抬头瞟了一眼，嘟囔一句“可怜的家伙！”又埋首于他的小说。

“交一先令买花圈的份子钱，另外再交六便士的拈阄费，”罗西特小姐在一个锡皮制的现金盒里摸索着说道，“谁给我两枚先令换开一个弗罗林^①？帕顿，你的名单呢？划去米特亚小姐的名字了吗？加勒特先生，我能收一下你的钱吗？”

“星期六之前一个子儿都没有。”沃德豪斯的读者答道。

“听他在说什么？”帕顿小姐气愤地叫道，“你大概以为我们是百万富翁吧？我们用这个办法为部门筹资。”

“先给我挑一匹胜马再说吧，”加勒特先生说，“至于奖金之类的梦话趁早别提了。怎么还没送咖啡来？”

“琼斯先生，瞧一下，看看勤杂工来没来。”帕顿小姐对站在门口的一位绅士招呼一声，又对另一个人说：“宝贝儿，请和我从头核对一下这些参赛的马。梅蒂欧·布莱特，图拉劳莱尔，菲第皮迪斯二世，朗达博特——”

① 银币名，合两先令。——译者注

“朗达博特退出比赛了。”琼斯先生说，“勤杂工来了。”

“退出比赛？怎么会呢？什么时候？真糟糕，我已经把它记在《晨星报》竞争者里了。是谁说的？”

“《黄昏之旗》的午餐号外透露的。”

“该死！”罗西特小姐弹了一下舌头，“一千英镑飞了！唉，算了，这是命中注定。呵，谢谢你，小家伙，把它放在桌上。好孩子，你还记得带黄瓜来啦，多少钱？一先令五便士？帕顿，借给我一便士。喏，给你，拿着。喂，威利斯，能借我铅笔和橡皮用一下吗？我要写上一个新来的家伙。”

“他叫什么？”

“布雷顿。”

“从哪儿来？”

“连汉金都不知道。不过米特亚小姐见过他了。她说他象伯蒂耶·伍斯特那样戴着角质框的眼镜。”

“是个40岁上下的老家伙，”米特亚小姐说，“不过保养得很好。”

“噢，天哪！他什么时候来？”

“今天早上已经来了。我要是他的话，肯定推迟到明天才来，去一趟德比。嘿，英格尔比先生来了。他可能知道点情况。要咖啡吗？英格尔比先生，你听到了什么消息？”

“亚洲之星，特温克利托里斯，圣尼托彻，汉弗莱公爵……”

“42岁，”英格尔比先生说，“不放糖，谢谢。以前从未在广告公司干过。巴利奥尔^①出身。”

“天哪！”米特亚小姐惊叹道。

“你说的对极了，天底下就数巴利奥尔出来的人最讨厌了。”英格尔比先生附和道，他本人是特里尼蒂^②毕业的。

① 牛津大学的一个学院。——译者注

② 剑桥大学最大的学院。——译者注

“布雷顿动身去巴利奥尔，
拜在伽马列^①的门下。”

加勒特先生合上书唱了起来。

“一切原本如此，

他根本就不在乎。”

米特亚小姐接着唱道。“我看你还敢不敢另外编一首巴利奥尔的颂歌。”

“……弗里特莫斯，汤姆·平奇，夜游神……”

“他的语言是一串串多音节词的。”

“不是‘多音节词的’，是‘多音节的词’！”

“老弟！”

“把纸卷紧点儿，宝贝儿。把它们塞进饼干罐的盖子里。该死！那是阿姆斯特朗先生的蜂音器。在我的咖啡杯上盖一个茶碟。我的笔记本呢？”

“……丢的两分都因为两次发球连续失误，所以我说……”

“……复写三份的‘木兰’^②广告文本找不到啦……”

“……从五十比一开始……”

“谁把我的剪刀拿走了？”

“……对不起，阿姆斯特朗先生要他的‘益神剂’^③广告复写本……”

“……把它们打散重新组合……”

“……把你们全都揍死，扎死，关起来……”

“英格尔比先生，我能占用你一点时间吗？”

房间里一响起汉金先生带挖苦语调的婉转话音，人人都象是

① 《圣经》中记载的犹太教先哲。——译者注

② 一商品名。——译者注

③ 一种维生素制成的滋补药。——译者注

着了魔法，喧闹声刹那间消失了。靠在门柱上的人和帕顿小姐的密友溜进了走廊；威利斯先生胡乱捡起一张文件，装出一副专心研究的样子；帕顿小姐手里的香烟悄悄落到了地上；加勒特先生却无法扔掉咖啡杯，一脸尴尬的笑容，做出无意中拿起不知放哪儿好的样子；米特亚小姐镇定自若地把马票存根放在椅子上，一屁股坐了上去；罗西特小姐恰好拿着阿姆斯特朗先生要的复写本，便装模作样地翻看起来。只有英格尔比先生显得蛮不在乎，面带一丝傲慢的微笑，放下茶杯走到主任跟前。

“这位，”汉金先生得体地装作对这一切骚动的迹象视而不见，说道，“是布雷顿先生。请你来——这个——告诉他该做些什么。把这册乳制品公司的剪贴本带到他的房间去。可以让他从人造黄油的广告开始。这个——我想英格尔比先生不会占用你很多时间的，布雷顿先生——英格尔比是特里尼蒂毕业的，我是说泛指的特里尼蒂，而不是说我们的。”（汉金先生也是剑桥大学毕业的）。

布雷顿先生伸出一只保养得很好的手，“你好。”

“你好。”英格尔比先生应道。俩人彼此对视了一下，象两只猫头回碰面时那样，目光中隐含敌意。汉金先生脸上带着和蔼的笑容，看着他俩。

“那么，布雷顿先生，等你对人造黄油想了点好主意后，到我的办公室来，咱们一起研究研究。”

“好的。”布雷顿先生微笑着说。

汉金先生又笑了一下，步履轻缓地走了。英格比尔先生立刻说道：“那么，你来同大家认识一下吧。罗西特小姐和帕顿小姐，我们的守护天使——给我们的文稿打字，纠正我们的文法错误，为我们提供铅笔和纸，喂我们咖啡和糕饼。帕顿小姐肤色白皙，罗西特小姐则是浅黑型的。男人们大多喜欢皮肤白皙的女人，但依我看来，俩人都是美丽动人的天使。”

布雷顿先生颌首表示赞同。

“米特亚小姐——萨莫维尔^①毕业的，是我们部门的光辉圣灵之一。她总是在这高雅的殿堂内吟诵最粗俗的五行打油诗。”

“那么我们会成为朋友。”布雷顿先生会意地说。

“我右边这位是威利斯先生，左边是加勒特先生——都是一挂车上拉套的同事。本部门的人都在这儿了，除了汉金先生和阿姆斯特朗先生这两个头头，对了，还有一位科普利先生，人比较古板，总爱摆老资格，尽管他资格未必见得老。他从来不到打字室鬼混，这会儿大概出去吃上午茶了。”

布雷顿一一握了伸给他的手，彬彬有礼地低声问好。

“德比赛马你愿意算一份吗？”罗西特小姐问道，瞟了一眼现金盒，“你刚才进来时我们正要拈阄。”

“噢，当然愿意。”布雷顿先生说，“出多少钱？”

“六便士。”

“啊，那很好，当然得出。我想赛马一定给你带来很大乐趣。当然，必须是令人开心的老式赛马。不是吗？”

“头一回参加只得了一英镑奖金。”罗西特小姐长长地叹了口气道，“我恐怕应该拈两张阄。帕顿，给布雷顿先生打上姓名，布、雷、顿。同那个发明夏令时的布雷顿先生一样吗？”

“就是那样。”

帕顿小姐欣然从命，打出姓名，并往饼干罐里添上一张空白阄。

“好啦，我看最好还是带你回你的窝吧。”英格尔比先生闷闷不乐地说。

“好！”布雷顿答道，“哦，当然，该走啦！”

“我们都在这一层，”英格尔比领着他在楼道里边走边做介

^① 牛津大学属下的学院。——译者注

绍，“过些天你就熟悉了。那是加勒特的房间，这是威利斯的，这一间是你的，在我和米特亚小姐中间。我对面那架铁梯通往下面一层，项目经理办公室和董事会会议室大多在楼下。顺便说一下，可别从这儿跌下去，原来在你那间办公室工作的人上星期跌下去摔死了。”

“什么，他摔死了？”布雷顿先生吃惊地问。

“摔断了脖子，颅骨也磕裂了，”英格尔比先生说，“撞到了楼梯栏杆的一个圆球上。”

“他们干嘛在那儿装这些圆球？”布雷顿先生感慨道，“难道是为了让人摔破脑袋？这可没有道理。”

“不，不能这么说，”罗西特小姐说，她刚好抱着一堆拍纸本和吸墨纸走到这儿，“原是为了防止小孩儿从楼梯扶栏往下滑，这是楼梯本身就有的——嘿，我说，快走吧。阿姆斯特朗先生上来了。他们可不喜欢别人总谈论这架铁梯。”

英格尔比听从她的忠告，对布雷顿说：“好了，你到了。其他房间也大同小异，只是这间屋的暖气片总爱出些毛病。不过眼下这个季节它还不至于使你烦恼。这间过去是迪安先生的办公室。”

“从楼梯上跌下去的小伙子就在这儿办公？”

“对。”

布雷顿先生打量着这间小办公室，屋里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张快散架了的写字台和一个书架，他吁了一口气，“喏！”

“那次真够吓人的。”罗西特小姐说。

“那一定。”布雷顿先生附和道。

“当时阿姆斯特朗先生正对我口授一封信，突然听见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碰撞声，他说：‘我的天，出什么事了？’我以为一定是个勤杂工，因为去年就有个小伙子搬着台打字机从这儿跌下去过，声音就是这样，不过没有这次这么可怕。所以我说：‘我

看一定是个干勤杂的小伙子摔下楼梯了，阿姆斯特朗先生。’他说了句‘冒失的小鬼头’，便继续口授，但我的手抖得厉害，字都写不清楚。后来英格尔比先生跑了过去，丹尼尔斯先生的房门也打开了，后来我们听到非常可怕的尖叫声，于是阿姆斯特朗先生说：‘还是去看看出什么事了’，于是我跑了出去。开始什么也看不见，因为楼梯下面围着一大帮人，后来英格尔比先生飞奔上来，脸白得象一张纸，英格尔比先生，当时的确是那样。”

“也许吧，”英格尔比先生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干了三年这种使心灵长茧的行当，还没使我完全丧失人的感情，但总会有这么一天的。”

“英格尔比先生说：‘他死了！’我问道：‘谁？’他说：‘迪安先生，’而我还说：‘你在开玩笑吧，’但他说：‘真是那么回事。’我赶紧跑回去告诉阿姆斯特朗先生：‘迪安先生死了。’他说：‘你说什么？他死了？’这时英格尔比先生也进来了，阿姆斯特朗先生一看他的脸色，没再问什么便走了出去。我从另一架楼梯下去，看见大家正把迪安先生抬进董事会的会议室，他的头搭拉在一边。”

“这种事常发生吗？”布雷顿先生问道。

“从前只是没出过这么严重的。”英格尔比先生答道，“不过那架铁梯的确是死亡的陷阱。”

“有一次我摔下去过，”罗西特小姐说，“把我的鞋跟都拗断了。那次可真让我丢死人啦，因为我在办公室没有准备替换的鞋，而且——”

“我抽中了一匹胜马，宝贝儿们！”米特亚小姐一到，就毫不客气地打断了罗西特小姐的话，宣布道，“布雷顿先生，恐怕你不大走运。”

“我总是不走运。”

“你同乳制品公司的人造黄油在一块儿呆上一天，会感到更

倒楣。”英格尔比先生闷闷不乐地说，“我想，不是找我有事吧？”

“呵，我想没什么事。罗林斯小姐也抽中了有希望获胜的马，她总是中奖。”

“我已不得它那四条烂腿全跌断，”英格尔比先生诅咒了一句，转身对门外的人说：“进来吧，塔尔博依，进来。你找我吗？别为闯入布雷顿先生的房间介意，他很快会同意把这间屋子开辟为俱乐部的。这位是塔尔博依先生，负责‘益神剂’和另外几种讨厌货色的项目经理。这位是布雷顿先生，新来的撰稿员。”

“你好！”塔尔博依先生简单打个招呼，便对英格尔比说：

“喂，这份‘益神剂’的11英寸版广告，你能不能删掉三十个左右的字？”

“不行，没法删。”英格尔比说，“我已经把它砍得光剩骨头了！”

“得了，我看你还是删吧，没有地方塞所有这些占两行的瞎扯一气的小标题。”

“有的是空地方。”

“不行，没有地方，我们决定把它插进五六自鸣钟的版面里。”

“让钟和审稿会见鬼去吧！这些人怎么居然想在半版广告栏里塞进所有的东西？”

“别争了，他们非要那样办。听着，你能不能删去这一小段：‘当你的精力开始捉弄你时’，从‘活力来自益神剂’开始。”

“阿姆斯特朗喜欢关于捉弄的那段文字。人们喜欢这一类玩意儿。还是删掉那段关于盖子自动弹回的药瓶专利的废话吧。”

“他们不会同意去掉它的，”米特亚小姐插话道，“那是他们最得意的发明。”

“难道他们以为人们会为了瓶子而去买滋补品吗？哼，算

啦！我不能现在就干，先把它拿来吧。”

“印刷工两点钟来取它。”塔尔博依不放心地叮嘱道。

英格尔比先生咒骂着印刷工，抓过校样来删改广告文本，咬牙切齿地发着牢骚。

“在难熬的一个星期里，星期二最令人痛恨。咱们把这该死的11英寸开本校样从文件柜打发出之前，休想消停一会儿。喂，我砍掉了二十二个字，把它拿走吧。你可以把那个‘与’字挪到上一行去，这样又省出一行，等于去掉八个字，凑够三十个字了。”

“好吧，我试试。”塔尔博依先生表示同意，“为了让你安静下来，随便怎么做都行。不过，看上去挤了点儿。”

“但愿我的手被挤紧了，”英格尔比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在我想动手杀人之前把它拿走吧！”

“我走，我走。”塔尔博依先生说着便匆匆离去。罗西特小姐在他们讨论时已走了，米特亚小姐这时一边朝外走，一边说：

“如果菲第皮迪斯赢了，喝茶时能送你块糕饼。”

“咱们现在还是来谈谈你的工作吧。”英格尔比先生说，“剪贴本在这儿，你最好翻阅一下，看看都有哪些了，然后想出几个标题来。你要写的无非是：乳制品公司的‘绿色牧草’牌人造黄油是男女老少咸宜的最好黄油，一磅只要九便士。此外，他们喜欢插图中放一头奶牛。”

“为什么？难道它是用奶油制造的吗？”

“咳，差不多吧，不过你千万不能这么讲。人家不会喜欢这种想法的。奶牛的插图可以让人联想到黄油的味道，就是为了这个，而名称——‘绿色牧草’——又可以使人联想到奶牛，你明白了吧。”

“它使我联想到黑人，”布雷顿先生说，“你知道，有一场戏——”